

随风种子随地花

| 章为民 文 |

闲墨

一般来说,小暑后,江南梅雨就到尽头。当地话叫:出梅。

壹玖年小暑后的第三天,傍晚,梅雨迷迷蒙蒙仍在下。

无锡南长街旁的一家火锅店内,唐鼎华这样向同桌的媒体朋友介绍笔者: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媒体朋友。

经他一提,心里默算,我们认识已经超过二十五年。

二

记忆中,和鼎华兄有较多接触,缘于无锡工笔画研究会。

这是一个略带官方色彩的民间组织,发起人是无锡群艺馆(当时的无锡美术馆)美术部主任郭亦栋先生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是中国“改开”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八十年代的理想已经灰飞,随灰飞而起的轻烟还未散尽,新千年的浮躁和奢华还未大规模兴起,那英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正在流行传唱:

“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,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……”

显然,亦栋先生组织的这个研究会,也在“坚持各自等在原地”,明显有着那个时期的某种特征:朴素、实在;聚在一起,大家真的在讨论艺术。

研究会的不成文规矩,是每月一聚,轮流到某位成员家中,看作品,对这位成员的近作提出各自意见。然后,作为对大家不吝指教的回馈,主人在家中,或附近某个小店,设宴招待,大家朵颐一番。

时间是:1995年到1998年的三四年间。每个月,碰到一起的是这样九位同好:郭亦栋、顾青蛟、席剑明、唐鼎华、张岷、张嘉林、张剑芳、龚江华以及本人。我们曾经连续三年,在无锡美术馆开过三次工笔画联展。(可惜,其中的席剑明、龚江华两兄,竟成故人。)

鼎华兄的卖相不错,不知什么原故,他把自己的外貌弄得粗率:发长而乱,胡子拉碴,扎眼是西北汉子的犷烈;实际呢,却温婉近妇人,安静,不善言辞。与人交往,总是放出一堆笑,“呵呵,呵呵”不断。一定要发声时,他自己都觉得别扭,往往先扭下腰,随着一团笑,吐出轻而细的声音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前,和鼎华肯定已认识。

无锡城毕竟不大,大家不是在这个场合碰上,就是在那个地点见到,同一片云上的雨水,总有机会在同一个场合淋湿几个画画同行的头发。

但我俩有更多交往,是因为工笔画研究会。其时,本人供职于《无锡郊区报》社,当时刚接手副刊版,便邀请了一批著文、画画的朋友,帮忙出主意策划内容。这样,就有了《老话新画》栏目,是随笔短文配插画。著文的,请了荣君豪先生;插画,就是鼎华。

栏目连续二三年,每周一期。不到两年,就获得全国县市报专栏一等奖,成为这张县域报纸历史上首个全国大奖。

此后,即使我不编副刊,荣和唐的联络,还是我做中间人:君豪把写在格子稿纸上的五到十篇文章交给我,我再把这些文字转给鼎华。几天后,他把画稿送来。

鼎华的插画,大都画在厚厚的铅画纸上,用钢笔单线勾出,人物造型夸张成一团团大脑袋小身体,有趣又生动。鼎华自己脸上的那团笑,常常也移植到笔下的人物脸部,如同一朵花,在白纸上开出。

其间,我的才子朋友赵阳兄,也和鼎华联手合作,推出了戏说漫画四大名著,部分章节,先在《无锡郊区报》上刊载,反响很好。他们又把内容交给某出版社,不久又出版了完整版,据说卖得不错。

四

2004年后,我调入《华东旅游报》社,不久开始执掌这家报纸。为拓展更多创收渠道,创办了一本《无锡旅情》杂志。又找到鼎华,我弄文字,他配画,推出了无锡掌故系列。

此时,他的画风稍改,线条上,罩了一层淡彩;人物开相,有更浓稠的童趣泛出。

同时改变,是他的工作。鼎华已在全国重点高校——江南大学执教。

五

杜尚是二十世纪实验艺术的先锋,他说过:艺术家本身,比他的作品更加重要。

关注画画同行,我一样喜欢看他这个人,以及,他在朋友们眼中的印象。

鼎华与我很早很早就是同学了。

48年前的1971年夏天,我们就考入当时的无锡市革命文艺学习班,跟随朱宗之、刘达江、华士清、杨雨青、裘国骥等老师学画。那年他13岁,我14岁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鼎华兄沉默寡言,性情柔和,这在那个争强斗狠的年代和年龄中,显得很另类。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,他习画作画非常勤奋,除了按部就班的课业之外,他的速写本从不离身,一支支用秃了便换的中华铅笔也不离手。在众多同学中,显然他的绘画成绩遥遥领先。一年后,我们同时被分配到文化局创作组(亦即后来的无锡市书画院),继续习画研画。1978年全国恢复了高考,我们一道报考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,他同时又考了浙美(现今的中国美院)。南艺录取通知出来后,鼎华考了第十名,我第十一名。他选择了同时考上的浙美。腾出名额后,我庆幸地进了南艺。

由于我俩当时都是带薪读书,每个月由无锡市书画院给我们发工资。1982年同时毕业后,我俩自然顺理成章地欲回到画院。可惜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皆未遂愿。这样,我们自然飘在院外成了业余美术爱好者了。

平时经常接触,也常到他家玩,互有研画。他悟性极高,手头功夫也强,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在他那儿,我也学得不少东西。

一个人一旦有天赋,再加上刻苦勤劳,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。鼎华兄便是这样一位画家。

写作此文时,想起鼎华原来的同学、著名画家、原南京艺术学院国画系主任于友善教授,觉得他应该更了解鼎华,便发去微信,请他谈谈印象。

很快,于教授回复:在开会。

我请他有便时,只需发段语音来。大概两个小时后,于教授自南京,发来了上述文字。

六

近10年,常收到鼎华专门送来、或托人转交的,他新近出版的著作:《观察与思考》《感受与语言》《插图设计》《唐鼎华作品集》等,内容大都围绕绘画教育。

同时得知,他已通过教授的职称评定,是江南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
这次在火锅店,鼎华又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作:《擦一擦镜子,照见童年》,竟是一本有关童年的随笔集。原来,这位脸上一直堆了笑的人,心中紧裹着一大包童年。难怪,不管山重水复、风起云涌,鼎华在生活的各种褶皱中,仍时时忍俊不禁。

那天分手后,我在朋友圈,发出了以下文字:

艺术是人心的大自然,
大自然是宇宙的艺术。
花开花落云聚散,
奇奇怪怪难言说。

七

一粒种子,无法预知被风带去什么地方,贫瘠或肥沃。它只管自由、认真地生长;是朵花,总会为周遭,添份美。

人生,亦复如此吧。



童年

插图 / 唐鼎华

绿茶

与细微的美好同行

| 陆小鹿 文 |

和相熟的编辑闲聊,她说:“我们是否可以一本关于生活美意的书。在这个快捷时代,如何发现生活之美,是件有意思并值得去思考的事。”

我认真想了想,发现生活的美意,活出从从容容,确实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思索并努力想要做到的。

费尔南多·佩索阿说:“你不喜欢的每一天不是你的。”换个说法就是——你喜欢的每一天才是你的。

那么,如何做到每一天都是自己喜欢的?我的方法是:每天找个乐子,送自己一个确幸——不用花费很大,只需要让自己愉悦,看一部想看的片子,喝一罐想喝的饮料,听一张想听的专辑,拍一朵想拍的花朵……

我有个朋友,很喜欢边走边留意

身边的花朵,她下载了一个识别植物的APP,每次看到陌生的花就拍下来查名字。每有新发现,就很开心,时间一久,她成了植物通。同样一朵路边花,有人走过视而不见,有人却驻足凝望,归根到底,取决于你对花有没有兴趣。我想说,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真的很有必要,它可以帮你转移注意力,缓解生活压力,你的兴趣就是你的乐子。

这些年,每当情绪凝滞时,我就会一个人出去走走,有时利用年假,更多的则是“一泊二日”的小旅行。周六出发,在外住一个晚上,周日返回,无需筹备太久,甚至连行李箱都不用带,背上一个大包就已足矣。

外出旅行不一定非要游览名山大

川,有时我就单纯只是想换个场景,呼吸下他城的空气,看看别人的日常。如此,让情绪流动起来,重焕生机,我把这叫做“吸氧过程”。调整情绪的最佳方式就是切换。我有时下班后会临时起意去看场免费展览或者听场讲座,这也是种切换。心境决定美好。心情好时,看天天蓝,看花花艳;心情不好,看柳柳不绿,看云云不白。

如今,“好奇”二字是贯穿我生活的关键词。因为好奇,我喜欢东看西看,往往,就收获到一些旁人忽略掉的景色。因为好奇,我对未知领域充满遐想,我喜欢尝试没有吃过的美食,写字楼下的餐馆,我几乎吃了个遍;我也喜欢去体验年轻时没有体验过的生活。去年五一节,我买了帐篷、

睡袋、野营灯、LED满天星,去苏州太湖参加迷笛节。白天,听了几场摇滚表演,跟着年轻人一起跳跃,旋转;晚上,躺在帐篷里,仰望闪烁的“星空”,我在迷笛重新找回了青春。年纪越大,潜意识里就越想和时间赛跑,人生就这一辈子,为什么不珍惜时光去做还没有做过的事?我迷恋那种与未知世界初次见面的新鲜感。好奇给我带来动力,让我对世界充满磅礴的激情,我想说,美好就藏在好奇里。人最可怕的就是死气沉沉。生活多美好,取决于你对它多热爱。

真正的奢侈,并非身穿名牌驾驶豪车,而是能够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活出那份娓娓道来。